

第二十五章 小花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陳萍萍輕輕折下一朵粉紅的小花，小心翼翼地別在自己的發梢，看著那花顫巍巍地隨時會落下。範閑趕緊用手指頭把老人的發鬢抵了抵，讓花插得更穩一些。

陳萍萍十分開心地笑了起來，輕輕拍拍範閑的手，說道：“折騰了十六七年，你終於入了京，終於長大成人，我也算對你的母親有個交待了。”

範閑一直很好奇當年的故事，忍不住問道，“當年你們一共有幾個人？”這問的自然早是跟隨母親，想改變這個世界的那些厲害人物。

“你自己數一數。”

範閑屈指一數。微笑道：“六個人。”

“嗯，你母親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。”陳萍萍微微一笑，“看來你也還算聰明。”

“關於前一句，我很小的時候，費介老師就已經說過了。”

“估計他沒有說過，我們其實都很想念你的母親，從某些角度上說，她是我的領路人。”

“有些意外。”範閑微笑道：“不過也能猜到一點。”

“對司南伯尊敬一些，對範家好一些。”陳萍萍忽然很嚴肅地說道：“他們為你付出了很多。”

範閑微微垂下眼簾，當年能在那般詭厲的情形下，保住自己一個小小嬰孩兒的性命，能讓宮裏的人相信自己已經死了，不問而知...父親，一定付出了許多。他說道：“我真正需要防範的敵人究竟是誰？不可能是長公主那個瘋子，當年她的年紀還很小。”

“長公主隻是一個可憐女子。對於皇室的人來說，小姐的光彩太過奪目，她一輩子都生活在你母親的陰影之下，她自詡聰慧能幹，為慶國謀取了不小利益，卻始終在陛下心中及不上你母親的地位，所以有些因嫉生狂。至於敵人...沒有敵人，沒有敵人。”陳萍萍輕聲反複著，似乎是想說服自己。

“先執監察院，後掌內庫，我想總會有些人會查覺到不對勁。”範閑微笑說道：“您究竟想讓我做些什麼呢？”

陳萍萍輕聲說道：“你不是想做一位權臣嗎？”

範閑寧靜看著陳萍萍的雙眼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我想，我知道您要做些什麼。”

陳萍萍表情不變，微笑說道：“我希望你要一直裝作不知道我要做什麼。”

範閑皺了皺眉頭：“雖然我對他們沒有什麼血脈之情，但我仍然不希望看見太多人流血。”

“還早著。”陳萍萍輕聲說道：“而且流血這種事情，往往是愚蠢的人們首先拔出刀子來，想劃破別人的脖子，卻不小心劃到了自己脖子上。”

範閑微澀一笑，他雖然尊敬並且信任這位老人，但飯總得自己吃，路總得自己走，雖說入京之後一直與這位監察院院長保持著不見麵卻默契的配合，對方為自己做了許多事情。但如果將來真有什麼事情，導致二人產生了不一樣的想法，範閑會選擇首先尊重自己的意願。

陳萍萍揮揮手，皺眉說道：“你以後要學會把眼光放開一些，不要總是盯著一部一司，區區官員，這區區京都。你要學會站的位置高些...”

範閑笑看應道：“難道要將眼光放在天下？”

陳萍萍微笑道：“也許更高一些。”

範閑默然不解。

“你去吧，此去北齊，小心一些。”陳萍萍咳了兩聲，將鬢上的小粉花取了下來，用手指輕輕搓揉，輕聲說道：“肖恩要死，當然，你首先要保證自己的安全。除此之外，那三項任務你自己斟酌著辦，如果情況允許的話，你可以嚐試著打探一下神廟究竟在哪裏，畢竟這個世間，目前隻有北齊的國師苦荷曾經與神廟接觸過。”

範閑皺眉道：“神廟...太突然了，我好像沒有什麼信心，雖然我骨子裏還挺喜歡冒險這種事情。”

陳萍萍點點頭：“你母親當年也很喜歡冒險。不過我倒真的極少擔心你的生死，如果五大人教了你這麼多年，你還不能活著從北齊爬回來，那我會在你的葬禮上表達對你的失望。”

老人微笑著，將手指間的花瓣碎末灑在地上，粉豔一片，心想真正的那個敵人又豈是你這個年輕人所能應付的？

告別了母親最親密的老戰友後，範閑回到樓中，與言若海碰了個頭，拿了一些卷宗準備回府好生研究一下。北齊方麵又是一個異常複雜的局麵，本來就算是陳萍萍想借此事讓範閑真正掌控監察院，但如果範閑不願意，想來也沒有誰能逼著他去那個陌生的國度...

但範閑真想去。

前世被囚禁在病弱的身體中，不得自主。今世被囚禁在離奇的身世中，不得自主，難得此次出使北齊，可以天高任雞飛，海闊憑蝦爬，範閑哪肯放過這種放肆一回的機會。所以他認真地向言若海請教此次出使應該注意的事項，打聽北齊方麵自己需要注意的人。

言若海搖搖頭，看看這位年輕的提司，似乎不知道為什麼範閑會如此熱衷此事，說道：“北齊一向不穩，太後太年輕，皇帝太小，不過去年那場戰爭之後，似乎他們的京城穩定了許多。提司大人需要注意的應該是三個方麵，一位是何道人，一位是上杉虎，還有一位，自然就是極少見人的苦荷國師。”

“何道人？”範閑皺看眉，這個世界上前沒有道教，為什麼會叫何道人？

言若海不知道他心裏在想什麼，所以並沒有解釋，繼續說道：“何道人是後黨高手，範提司去年殺死的程巨樹就是他的徒弟。上杉虎是北齊難得一見的虎將，一直在北邊雪地裏對抗蠻人，聽說去年北齊戰敗之後，被年青的皇帝調回了京都，提司大人此行北齊，一定要注意一下他，因為院裏一直在懷疑他的師門。至於苦荷大師身為天下四大宗師，應該不會涉入這些世俗之事，但是...

他皺緊了眉頭，說道：“苦荷收了一位關門弟子，今年正式入世修行。提司大人名滿天下，還是要小心一下對方前來生事。”

範閑一怔，無來由想起前世裏常見的那些妓女門派，苦笑問道：“不會是女人吧？”

言若海麵無表情說道：“不知男女，隻知道三個月來，這位大宗師的關門弟子周遊北齊全境，生挑了無數上品高手。甚至有傳聞。對方便是傳說中的天脈者。”他看了範閑一眼，輕聲問道：“提司大人知道天脈者吧？”

範閑感覺這個詞兒似乎有些熟悉。忽然間腦中靈光一閃。想到小時候費介老師曾經提過一次，後來在長公主的廣信宮上，偷聽她與莊墨韓大家對話時，也曾經聽過一次。

聽完言若海的解釋，範閑皺緊了眉頭：“五百年才出一位的天才人物，上天的血脈，又不是地裏種的韭菜，砍完一茬又來一茬兒，我不相信。”

言若海點點頭，說道：“院裏分析，估計是北齊方麵因為連年戰敗，所以需要塑造出一位絕世年輕強者的形象，來增強國民信心。”

範閑微笑道：“這比較可能。就像是院裏這段時間塑造我這個提司形象一般...那人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海棠。”

範閑有些頭痛：“我希望是個娘娘腔，但千萬不要真是個娘們兒。”

二人又隨意說了幾句，最後言若海平靜望著範閑，眼角的魚尾紋皺得極無力，輕聲說道：“小兒的事情，就勞煩提司大人了。”

“刑部大門口我就說過。”範閑很認真地回答道：“我會平安把言公子帶回慶國。”

出了四處的房間，一直在外麵候著的王啟年趕緊過來，將範閑手上那堆案宗接了過去。範閑眼睛望著前麵，嘴裏卻對自己的“心腹”輕聲說道：“去北齊，我是一定會帶著你的。”

“謝大人信任。”王啟年笑著應道。此行北齊，如果沒有別的安排，倒真是一趟鍍金之旅，逍遙之遊，這世上沒有哪個國家敢對使團下手。

範閑搖了搖頭道：“帶你去，是因為你是監察院裏跑得最快的一個人，當然，除了宗追之外。”

王啟年苦笑著，沒有說什麼話，他先前還跑到宗追那裏去敘了半天舊。他與宗追二人當年並稱監察院雙翼，隻是後來王啟年安於文事，所以職位漸趨平凡，宗追一直大感鬱悶，如今王啟年成了範閑範提司的心腹，宗追複又覺著當年老友如今總算回覆了些光彩，大感高興。

那位三處頭目，冷師兄早已等候在密室門邊，看見範閑來了，也不多打招呼，感覺十分冷淡。推開密室門進去，撲麵而來是一道清風，風速卻不迅疾，範閑眉頭一挑，馬上知道這種空氣流通的地方，一定和煉毒的地方沒有關係。

冷頭目看了小師弟一眼，忽然咧開嘴笑了笑，說道：“身材不錯。”

範閑看了一眼自己這位剛剛相認的師兄，打了個寒顫，心想...不會吧？馬上又聽著師兄的下一句話，冷頭目朝著裏間大聲喊道：“標準！”

範閑一怔，過不一時，便看見裏間有五六個人推出一張大桌，桌上放著幾個盒子和一件材質有些古怪的衣裳。那五六個人看了範閑一眼，麵無表情，也許是在三處這種詭異的部門呆久了，所以都顯得有些木訥。但是仔細端詳過後，幾個人還是忍不住露出了讚賞之色，對範提司連連說道：“身材果然不錯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